

第一章 夢中的男人

寧韶兒是被噩夢驚醒的，她許久未曾作過這樣古怪的夢了，醒來時身子緊繃，後背已被汗水浸濕，她蜷縮在牆角，驚恐地打量四周，見入目皆是熟悉的景象才漸漸穩住心神。

屋外秋雨還淅淅瀝瀝落著，一層雨霧如紗般掛在窗前。

寧韶兒目光穿過這層薄紗，望著院內散落的霜葉出神，平日裡三兩口就喝下的湯藥，今日就在手中捧著，涼了都不知。

竹安見她一個晌午神情都是這般恍惚，便問可是因今晨夢魘的緣故。

寧韶兒點點頭，卻沒有繼續說下去的意思。

面對與她相伴十年的貼身婢女，寧韶兒也實在開不了口，因那夢不光可怕，還有些少女無法言說的畫面。

整個白日都是這樣魂不守舍，直到午後得了表姊趙采蘩回府的消息，寧韶兒才打起精神來。

趙采蘩是趙府大小姐，三年前成婚嫁人，夫君是衡州巡撫長子，兩人成婚一年後便生下一個白淨的胖小子。

趙采蘩許久未曾回來，從前在趙府時，她如親姊妹般對寧韶兒極為照顧，這次好不容易回來一趟，寧韶兒便等不及要去尋她。

一連數日的秋雨讓衡州染了涼意，竹安怕寧韶兒受寒，硬是給她穿了五件衣裳，最外面是一件正紅色帶帽長袍，帽沿還有一圈雪白兔毛，看著便極為暖和，她腳下蹬著一雙鹿皮靴，出去也不怕雨水濕了鞋襪。

眼下還未徹底入冬，寧韶兒整身裝扮於常人而言格格不入，然趙府之人皆知這位表小姐患有心疾，自幼體弱多病，保不住哪陣風就將人吹得一病不起，便也見怪不怪。

寧韶兒從屋中出來便鑽入傘下，被竹安扶著走上廊道。

「小姐，今日風大，不可在外多留。」竹安見寧韶兒步伐太過緩慢，忍不住出聲提醒。

被看出心思，寧韶兒朝竹安扁扁嘴，卻也沒有反駁，只是忽然停下腳步，將長袖中捂了一路的小手伸出廊外。

細小綿密的雨滴落在掌中，清涼的癢意不由讓她失神，然而不過短短一瞬，那雪白的小手便被竹安一把拉回。

竹安一面掏出帕子幫她擦拭，一面低聲怪責，「小姐，您這是做什麼呀，萬一染了病可如何是好？」

「竹安啊……」面對竹安的怪責，寧韶兒沒有半分不悅，目光依舊望著廊外那片深雲，「待我身子好了，我也要淋一場雨。」

這話乍一聽帶著些傻氣，可今日這般細雨，尋常人根本無須撐傘。

竹安擦拭的動作頓住，不由抬眼看向寧韶兒，與她相伴十年，竹安比任何人都瞭解她，寧韶兒的心疾是娘胎裡帶出來的，不會好，一輩子都不可能好……

竹安心頭酸澀，努力擠出一個笑容，對寧韶兒點頭道：「好，到時候奴婢陪小姐

一起。」

捲翹纖長的睫毛微微顫抖，寧紹兒臉上憧憬的笑容漸深，片刻後，她收回目光，抬手拉緊衣領繼續朝前走，可路過一處假山時，那邊傳來的閒聊聲讓她們不得不再次停下腳步。

一個聽著年歲不大的丫鬟壓著聲問：「妳說表小姐到底能不能生養啊？」

另一個年齡稍長的道：「妳作什麼夢呢，就她那身子骨，莫說生養了，我看連成婚那日的……」她話沒有說明，可那語氣很容易就猜出她在指何事。

假山那頭兩人隱晦地笑了兩聲，接著又聽那年歲小的丫鬟道：「那可怎麼辦啊，趙家豈不是要無後了？」

「妳呀，這腦子怎麼長的？」年紀大的那個低聲道：「不是誰都和老爺一樣不納妾的，待來年成婚之後，少爺那院裡肯定還要添人的。」

「夫人捨得表小姐受這樣的委屈？」小丫鬟雖然進府不久，可也能覺出自家夫人待這位侄女不是一般的疼愛，甚至比那兩個親生的小姐還要照顧。

「這算什麼委屈，妳以為表小姐自己不清楚嗎？到時候少爺納妾，不管生兒生女，都過到她名下，這不是白撿便宜嗎？」

竹安聽不下去了，黑著臉就要上前去辯駁，寧紹兒卻抬手將她攔住，笑著搖頭。假山後的二人察覺出周圍有人，不敢再多言，立即走了。

竹安心頭憋著一團火，若不是方才小姐攔她，她非要過去撕了那兩人的嘴不可，誰人不知她家小姐是整個趙府主子們心尖上的人，不管是老爺夫人還是少爺小姐，哪個對她家小姐不是呵護備至？何時輪得到兩個長舌婦在這裡亂嚼舌根。

竹安越想越難受，那臉色簡直難看至極。

寧紹兒卻瞧不出任何不悅，她鮮少出屋，好不容易出門一趟便四處張望，不肯放過每一寸景色，下臺階的時候還險些踩到裙襬。

竹安一手扶住她，一手撐著油傘，「小姐，仔細點路呀。」

寧紹兒訕訕一笑，這才看到竹安那黑沉沉的臉，「妳怎麼了？」

「還不是那兩個……」竹安正要開口，卻忽然覺得那些話不該再說一遍，她深吸一口氣，搖頭道：「沒事。」

嘴上說著沒事，可那眼神卻無法撒謊，寧紹兒知道她還因為那兩人說的話耿耿於懷，便輕輕拉了拉她衣袖，笑著道：「竹安不要生氣了，她們也沒有說錯啊。」

正如那二人所說，寧紹兒比誰都清楚，她這副身子的確無法生養，表哥將來定是要納妾的，趙家不能無嫡子，妾室所生過到她名下也是順理成章的事，再說了，那些孩子根本不可能讓她養，就她這身子，能將自己養好就不錯了。

寧紹兒不會為這種事生氣，她本就患有心疾，若是處處生氣，豈不早就將身子氣垮了。

「是沒錯，可是、可是……」竹安心口彷彿被大石堵著，一時也不知該如何說，她清楚小姐不是在安慰她，而是當真不計較，可越是如此就越叫人心疼。

兩人走走歇歇，終於來到東院前的花園裡，可剛一從廊上下來，寧紹兒便倏然蹙眉，她一面走著，一面不安地打量四周。

她隱約覺得，這片薄薄的雨霧之後似乎有雙眼睛在盯著她。

「娼兒，娼兒！」

男子溫潤的聲音在面前響起，寧娼兒怔了一下，抬眼看去。

來人未撐油傘，幾步便跑到她面前，他笑容明燦，由於跑得太急，胸口一起一伏，努力勻了幾個呼吸，這才開口，「娼兒是來尋大姊的嗎？」

面前男人是寧娼兒的表哥，趙府嫡子趙茂行。

年初時兩人剛剛定下婚事，隨後永州突發水患，趙茂行便隨趙正則一道前去支援，這一去便是小半年，直到昨日夜裡，父子二人才從永州趕回。

見來人是表哥，寧娼兒暗暗鬆了口氣，怪自己不該因為一個夢而疑神疑鬼。

她笑著點點頭。

趙采蘩今日回府便是趙茂行去接的，這也是剛安頓好才離開，結果沒走幾步便碰巧看到了寧娼兒。

「娼兒若是不急……」趙茂行似是有話要對她說，瞥了眼身側不遠的涼亭。

「不急的。」寧娼兒笑道。

兩人一前一後步入亭中，竹安則識趣地在亭外不遠處守著。

趙茂行望著眼前的女子，眸中隱含的炙熱讓他呼吸又開始不穩，他記得年初訂親那日，大姊便一早趕了回來，還特地將他叫出去詢問。

「你實話和姊姊說，你可是真心實意喜歡娼兒，不是將她當妹妹那樣疼愛，又或是因娘親那邊的意思？」

他那時回答的篤定，他就是想娶她為妻，不是任何旁的緣由。

其實在某個瞬間，趙茂行也曾懷疑過對她的這段感情，直到這次離家，他才在心底徹底堅定，他對寧娼兒的思念與所有人皆是不同。

一陣涼風拂過，柔嫩的臉頰旁，雪白的兔毛輕輕拂動，看著直叫人心尖發癢。

趙茂行猶豫片刻，最後還是將手抬起，幫寧娼兒拉了拉頭上帽子。

寧娼兒下意識要躲，腳跟都已經要向後挪去，可隨即想到她和表哥已經定下婚事，到底努力穩住身子，又將那後撤的腳跟收了回來。

寧娼兒想起話本中，若是遇到此番情況，女子大多數都會羞澀垂眸，臉頰泛紅。她也按照書中所寫去做，只是眸子她尚能控制，那頰邊的緋紅著實讓她為難了。

「娼、娼兒……」趙茂行倒是頂著一張漲得通紅的臉，結結巴巴地道：「我不在的這段時日，妳身子可、可還好？」

寧娼兒自幼體弱多病，生母在她出生那日便難產而亡，她先天患有心疾，大夫說她活不過滿歲，算命先生又說她命格至陽，這副瘦弱的身子根本承受不住，是個剋不死別人，只能剋死自己的命。

果真如這兩人所言，她從出生後就大病小病從不間斷，父親實在無心照料她，便動了將她送去寺中的念頭，最後還是姑母得了消息，讓姑父馬不停蹄趕到衡州的福華寺將她抱回家中，從那時起，她便寄養在趙府。

姑父姑母將她視若己出，幾位表兄妹們也待她極其親厚，甚至特地差人四處尋訪名醫，來幫她調養身子。

如果說她的出生註定不幸，那當她遇到姑母這一家人時，便是她此生最幸之事。寧紹兒對整個趙家都心懷感激，然她身子孱弱，無法出力報答，所以當姑母問她可否願意與趙茂行成婚時，她便毫不猶豫地點頭了。

寧紹兒明眸如水，抬眼望著趙茂行道：「表哥安心，紹兒一切都好。」

趙茂行臉頰上的紅雲又深幾分，「那便好，永州一直忙於修建，實在沒有什麼能帶回來送妳的物件，我便……」說著，他從身上摸出一塊玉牌，遞到她面前。

有時候寧紹兒也在想，她與趙茂行當真是緣分，她今晨剛作噩夢，一整日都被嚇得恍恍惚惚，誰知表哥這就給她送了玉牌，上面的佛經正是消災保安的經句，現在給她真是再合適不過。

寧紹兒抬起雙手，正打算接過玉牌時，趙茂行卻是一把將玉牌攢在掌中。

她不解地抬眼看他，兩人眸光相對，趙茂行喉結微動。

趙茂行好讀聖賢書，兩人雖是青梅竹馬，但向來恪守禮數，可如今他們二人已經定下婚事，來年開春待寧紹兒一過及笄便會成婚。

他幫未來的娘子繫上玉牌，應當不算失禮……

趙茂行這般想著，便這般做了，他走到她身後，將玉牌掛在她胸口的位置，輕輕撥開後頸上絲滑柔軟的墨絲，小心翼翼地繫著紅繩。

少女白皙柔嫩的肌膚就在眼前，還散發著一股藥草與花露混合的味道，甚是好聞。寧紹兒微微蹙眉，似乎極不適應兩人之間的距離，又隱約覺得周遭的氛圍更加寒涼了，以至於她忍不住打了個寒顫。

「表哥，好了嗎？」寧紹兒強壓住心頭的不適，忍不住柔聲問道。

趙茂行無比尷尬地收回目光，這次他專心去繫紅繩，待繫好之後，他那張臉又紅又燙。

寧紹兒轉過身來，退開兩步，方才的不耐已經全然退去，只剩恰到好處的嬌羞。趙茂行知她體弱畏寒，不該在外多逗留，他今日也還有要事，不能再耽擱時間，便將她送出亭外，匆忙離去。

細雨終歇，園中薄霧也在不知不覺間逐漸散開，竹安將油傘合上，寧紹兒卻莫名再次停下，她眉心蹙起，心頭那股不安的情緒再度襲來。

就在她疑惑之時，不知什麼東西從眼前迅速飛過，她還來不及將那東西看清，甚至連思考都顧不上，下一刻，頭上的帽子倏然落下，她驚詫抬眸，正好直直撞上對面閣樓裡那道清冷目光。

在看清這道目光下的面容時，她頓時呼吸停滯，心口猛然一震，旋即眼前陷入黑暗，整個身子向下倒去，脖頸上的那塊玉牌，在倒地的瞬間碎成兩半。

「嬌嬌……」

男人的聲音低沉沙啞，就在她小巧的耳垂旁響起，他開口時帶著一絲溫熱的潮氣，讓人忍不住渾身發麻。

「嬌嬌，睜開眼……」

男人高挺的鼻尖輕輕在她臉頰處蹭了蹭，手也順勢而上，修長的指尖一路輕掃而過，每觸及一處，都能惹得她輕輕顫抖。

「醒了為何不睜眼？」

指尖停覆在那張軟糯的粉唇上，感受到她呼吸變得急促起來，男人低笑一聲，隨即張口將那小巧的耳垂含在口中，與此同時，手指也從唇畔中滑了進去。

「小嬌嬌……」

「姖兒……」

兩個聲音幾乎同時響起，寧姖兒猛然睜眼。

「姖兒，妳總算是醒來了。」

表姊趙采繁的聲音再次出現，寧姖兒不禁呼出一口長氣，她醒過來了，從那不堪的夢中醒過來了。

寧姖兒不是第一次作這樣的夢，最近這兩日不管白日還是黑夜，只要她一合眼便是與那男人一起的畫面。

從起初幽暗驚懼的密室，再到纏綿悱惻的床榻，寧姖兒竟勉強能適應了。

她勻了勻呼吸，朝趙采繁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「表姊來了。」

寧姖兒生得原本就美，再加上鮮少外出的緣故，皮膚白皙又薄嫩，因那晦澀難言的夢境，此刻兩邊臉頰都帶著一抹潮紅。

趙采繁在她身旁坐下，仔細端看著這張臉道：「張大夫醫術果真了得，施針不過半晌功夫，妳的臉色便這般紅潤了。」

這哪裡是施針的功勞，寧姖兒有些尷尬地輕咳一聲，揉著太陽穴慢慢被竹安扶著靠在床頭。

趙采繁從歲喜手中接過藥碗，一面給寧姖兒餵著，一面嗔責道：「妳呀，下著雨也不安生，偏要跑那一趟作甚？」

寧姖兒委屈巴巴地開口道：「姖兒想表姊了。」

其實趙采繁心疼她還來不及，又怎會真的責怪？

「我原本打算安頓好之後就來吉安院尋妳的，結果剛一出門就見妳倒在地上，我這心都快從喉嚨裡飛出去了。」說著，趙采繁又歎了一聲，「不過說來也蹊蹺，張大夫說妳年歲漸長，近日來身子也好了許多，不該那樣暈過去的，可是被嚇到了？」先天患有心疾的人最受不得驚嚇。

寧姖兒想起閣樓上那個男人，好不容易平復些許的心又慌亂起來，小手也握成了拳。

「姖兒？」見她出神，趙采繁喚了一聲。

小拳頭慢慢鬆開，寧姖兒淡笑搖頭，「沒事，可能是昨夜夢魘，沒睡好的緣故。」

趙采繁將空的藥碗遞給身旁竹安，轉身又對寧姖兒叮囑道：「張大夫走時便說了，讓妳這幾日務必要好生歇息，若是白日天氣不錯，盡可能的出去走走，散散心也有利於身體恢復的。」

「表姊說得是。」寧姖兒含笑點頭。

許久未見的表姊妹聊了好半天，趙采繁說了好些關於燁哥兒的趣事，胖小子一聽

姨姨病了，鬧騰著也要過來，趙采繁怕他擾寧韶兒休息，便不敢帶來吉安院。兩姊妹有說有笑，眼見外面天色暗下，寧韶兒終是忍不住了，裝作無意般隨口問道：「今日府中可有訪客？」

趙采繁道：「妳還不知啊？這次永州水患，朝廷下發的物資已經到了江南，負責運送的便是魏王。」

一提起魏王，不等寧韶兒繼續問，趙采繁便忍不住說了一大通，「此次水患聖上十分心痛，為表重視，特地派皇室之人來地方慰問。妳是沒見到魏王，我今日來時就隨妳姊夫見過一面了。」

雖說已經嫁人生子，但到底是個尚未二十的女子，一想到魏王的那雙桃花眼，趙采繁面容不知不覺多了一抹緋色，「魏王是容貴妃之子，妳可知容貴妃？」

提起容貴妃，整個江南無人不知。

二十年前皇上南下私訪，與容貴妃相遇相知，皇上不顧她商賈人家出身，直接將人迎入宮封為貴妃，若不是太后極力阻撓，想來那后位也會是容貴妃的。

寧韶兒自然也知道這件事，她屋中的話本裡還有關於那時候的一些傳聞，不過大多都是民間杜撰的。

不論是朝政還是傳聞，寧韶兒此刻全無興趣，她只想知道閣樓上那個男人到底是誰。她便又問道：「魏王模樣如何？」

趙采繁垂眸笑道：「容貴妃那般傾城絕色，她的兒子又能差到哪兒去？」

寧韶兒還想細問，趙采繁卻是不肯說了。

「明日前院設了午宴，妳若當真好奇，隨著一道去便是，只是……」說到這兒，她回頭掃了屋子一眼，見竹安、歲喜兩人不知在外間忙活什麼，並不在跟前，才湊到寧韶兒耳旁，小聲道：「我聽妳姊夫說，魏王有斷袖之癖。」

斷袖……寧韶兒許久後才反應過來這句話的意思，可她顧不得驚訝，也沒去思量其他，只是暗暗鬆了口氣，若當真魏王有那癖好，便不是夢中之人，畢竟在夢裡他已經與她做了那樣的事，全然不像有斷袖癖好。

見寧韶兒神色微怔，不知道在想些什麼，趙采繁便壓聲提醒，「他身邊無一女侍，不管是照顧起居的侍者，還是護在身前的隨從，皆是面若冠玉的兒郎，妳明日若是見了，切莫失了禮數。」

今日趙采菲見到魏王的時候，那神色便明顯不對勁，回來就被趙正則好一通教訓。

「表姊放心，我知道了。」寧韶兒乖巧點頭道。

趙采繁走時天色已徹底黑下，寧韶兒也沒有胃口，喝了點粥便又躺下睡去。

這一夜依舊作了夢，還是那樣的夢，可醒來時寧韶兒已經記不清具體細節，只依稀記得夢中疼痛時她將他咬了一口，就在拇指根部的位置。

一小排牙印，鮮紅可怖。

姑母寧有知早上來了一趟，見寧韶兒已經無事才放下心來，連忙又回前院安排午宴。

也是早晨聽寧有知說了，寧韶兒才知曉魏王原本要直接去永州的，前日卻突然下榻，讓趙府好一通忙活。

往常府中設宴，寧紹兒從不露面，外面也知道趙家有個身體極弱的表小姐，未有人打擾過，與趙府交情深的倒是會關切兩句。

寧有知原本打算讓寧紹兒露一面的，畢竟兩個孩子明年就要成婚，提前見見人也是好的，可今日見到寧紹兒沒精打采的模樣便又打消念頭。

吉安院在趙府南側，為了讓寧紹兒好生休養，這邊離前院有一段距離，可即便如此，今日的歌舞聲還是傳到這小院。

寧紹兒用過午膳，這時間是她往常小睡的時候，但她本就心緒煩躁，再加上那樂聲，更加無法合眼，最後乾脆將竹安和歲喜叫進屋，給她梳妝穿衣，帶著昨日那摔壞的玉牌去了珍寶閣。

珍寶閣與趙府挨得近，從偏門出去不過轉兩條街就到，腿腳麻利的話，來回甚至要不了炷香的功夫。

往常這樣的事都直接交由竹安去做，可今日寧紹兒實在待得心煩，乾脆自己跑上一趟，就當散心。

江南女子盛行弱風扶柳之姿，寧紹兒倒不必刻意去學，她走路本就緩慢，再加生得瘦弱，那腰身好似一掐就斷，讓人忍不住就心生憐惜，而長及腰部的帷帽，非但沒有將她姿容遮掉，反而讓這份朦朧變得更加引人遐想，但從三人裝扮來看便知是大戶人家的姑娘，尋常人怕惹麻煩，只敢偷偷看上幾眼，並不敢隨意招惹。珍寶閣是衡州最大的玉石珠寶店，敢進這個門的家中非富即貴，四人一進門就有位中年女人迎了上來，她眼睛在寧紹兒身上飛速一掃，笑著將她引上二樓。

得知是問修復玉牌的事，老闆娘很快就叫人將店內最好的玉器師傅請了上來。一位年邁的師傅坐在寧紹兒面前，他手持琉璃鏡，仔細地望著手中斷掉的玉牌道：「這是一塊上好的白玉，雕工也是上乘，若斷裂之處無缺損，用金銀鑲邊便可修復……」

聽到這，寧紹兒剛鬆口氣，卻聽老師傅「咦」了一聲。

師傅蹙眉道：「姑娘，妳這玉牌不是摔斷的啊。」

寧紹兒笑著道：「老師傅，我這玉牌的確是摔斷的。」

「不對。」那師傅指著斷裂的一處痕跡，「妳看這裡，很明顯是被什麼東西打碎的，妳這玉牌哪裡是摔的呀。」

竹安以為是他手藝不行隨意找藉口，便與他爭辯起來。

師傅急道：「我誣妳作何？衡州城玉匠師傅那樣多，妳隨意找個過來看看便知。」

見他說得這般篤定，寧紹兒也開始回想昨日的事，這想著想著，的確覺出古怪來。昨日花園的土壤由於下了多日細雨的緣故，鬆軟泥濘，她當時摔倒身上都無半分傷痕，又怎麼會將玉牌摔碎？

想到這，那股莫名的不安瞬間湧上心頭，寧紹兒謝過師傅，將玉牌裝進盒中便打算回府了。

三人來到樓梯前，竹安怕寧紹兒戴著帷帽看不真切腳下臺階，便在前引路，歲喜在一旁將她穩穩扶住。

寧紹兒指尖微涼，也不知為何，她心中的不安越發加重，然而剛往下走了兩步，門口便走進幾名男子。

為首那人出現時，帷帽下寧紹兒臉色倏地一下白了，分明隔著一層帷帽，連樓梯她都看不真切，可當她看到那人的身影與動作時，卻能一眼將他認出，而那男人幾乎在同一時間也朝她看來。

兩人四目交匯時，他眉梢微微上挑，將手中合上的摺扇舉到唇邊輕輕敲了一下，朝她做出一個「噓」的口型。

珍寶閣內倏然靜下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剛剛進門的一行人身上。

這幾人的面容實在太過耀眼，隨意拎出來一個都好似畫中美人。

尤其是為首的那個男人，五官絕美到挑不出一絲錯來，那雙桃花眼，比那書中所寫的千年妖孽還能勾人心魂，他的出現，這些琳琅滿目的珍寶也瞬間失色。

眾人看他的眼神中有羨豔、有嫉妒、有羞澀……唯有寧紹兒是震驚。

如果說昨日兩人的見面是巧合，那麼方才很明顯是有意為之。

就在寧紹兒驚愕的時候，男人的神色已經恢復平靜，極為自然地看向別處，就好像方才他沒有做過任何舉動，一切都是她的幻覺。

旁人的神情上也看不出絲毫異樣，這下連寧紹兒自己都開始懷疑，難道是她將夢境與現實混淆了？

寧紹兒呼吸全亂了，手心裡冷汗甚至有些滑手，她匆忙收回目光，這次沒有直接嚇暈過去已是幸事，哪裡還敢再去深究。

她強行勻了幾個呼吸，裝作無事一樣繼續朝樓下走去。

一瞬的寂靜之後，店內又恢復了原本的熱鬧。

以老闆娘的眼力，自然瞧得出來人身分非富即貴，立即笑著迎上去，可剛一靠近便被一個面容俊美的男人攔住，那人腰上掛著佩劍，手腕略抬，露出一寸閃著寒光的劍身。

老闆娘瞬間停下腳步，笑容也僵在臉上，她看向為首的男子，結巴道：「客、客官是想看點什麼？」

男子唇角微提，露出一個極為和善的笑容，「可有翡翠？」

「有的有的！」老闆娘連忙笑著應聲，衝身後的人道：「快把頂好的翡翠都拿上二樓！」說完，側身將他們朝樓梯的方向引。

這邊寧紹兒腳跟剛落地，還未徹底站穩，就聽見人群中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。

「紹兒？」

趙茂行本來以為今日午宴寧紹兒會露面，結果聽母親說表妹不舒服，在吉安院休養著。

他憂心不已卻不能擅自離開，原本打算待應付完魏王便抽空去吉安院看望一下，沒想到午宴還未散，魏王又要出來逛街，他只好跟著出來，不想卻在此處和寧紹兒碰到了。

竹安上前行禮，歲喜也福了福身。

礙於身旁有人，趙茂行便是再擔憂也不能說什麼，只得按照禮數先介紹身分，「王

爺，這是卑職的表妹寧韶兒。」

「哦……」沈皓行尾音拉得極長，眸光淡淡地落在寧韶兒身上。

明明隔著帷帽，可寧韶兒卻有一種錯覺，他好似能將她的一切都看穿。

趙茂行見她愣在原地，便小聲提醒她過來行禮，見寧韶兒還是未動，又怕惹了魏王不悅，正想開口替她解釋兩句，便聽帷帽下傳來了女子輕柔的聲音。

「王爺吉祥安康。」

沈皓行微不可察地怔了一瞬，隨後平靜的目光中閃過一絲陰鷲。

他沒再開口，只是朝寧韶兒的方向略微點頭，便撐開摺扇一面，慢悠悠地搖晃著，一面朝二樓而去。

趙茂行打算趁機和寧韶兒說兩句話，寧韶兒卻為了避嫌，退開兩步朝他擺了擺手。他欲言又止，半晌後還是轉身跟了上去。

從珍寶閣回趙府這一路上，寧韶兒步子比平時快了許多，她一句話也未說，等好不容易回到房中，她連衣服也未換，一把將帷帽摘掉，直接就躺在床榻上，長長地呼出一口濁氣。

竹安和歲喜早就察覺出她不大對勁，也不敢問她，兩個丫頭很有眼色，一個去端藥，一個去燒水。

屋內逐漸靜下，寧韶兒慌亂許久的心也慢慢平靜下來。

她眉心微蹙，不自覺地又回想起珍寶閣內發生的一切，在想到沈皓行的聲音時，她身上的雞皮疙瘩瞬間冒起來，臉頰也紅了，好不容易平復的心再次慌亂起來。原來不知從何時起，她竟對他這般熟悉了，單就那一個「哦」字，也能讓她辨認出是他。

寧韶兒到現在都覺得像是在作夢一樣，那個將她囚禁又與她纏綿的男人……

不是旁人，竟當真是魏王。

她不安地翻了個身，眉心蹙得更緊，可是堂堂一個王爺為何要那樣對她？他不是有斷袖之癖嗎？

表姊的消息向來準確，也沒有任何理由騙她，更何況今日看到魏王身側那幾名侍從，也的確各個樣貌俊美……

寧韶兒越想頭越痛，最後竟不知不覺睡了過去。

竹安知她今日疲倦，便也沒有叫她，寧韶兒這一覺便睡到天色沉下，也不知又夢到了什麼，醒來時整個人都渾渾噩噩的，比前幾日夢魘醒來的狀態還要差。

與此同時，在趙府另一端的汀蘭苑閣樓上。

沈皓行微眯著眼，正望向吉安院的方向，他一面聽常見說著關於寧韶兒的一切背景，一面輕撫著面前盆栽中顏色豔麗的美人蕉。

在聽到寧韶兒已經與趙茂行定下親事時，沈皓行忽然冷笑一聲，將開得最旺的那朵美人蕉折斷，「好歹也是衡州刺史，當真願意讓嫡子娶一個病秧子不成？」

常見拱手道：「屬下起初也不信，但來年那姑娘及笄之後兩人便會成親。」

沈皓行沒有說話，饒有興致地盯著掌中那朵美人蕉看。

前日夜裡他作了一個夢，不算好也不算壞，只是頗有些稀奇，直到他看見園子中那少女的時候，才意識到那夢境也許不是巧合。

一樣的面容、一樣的舉止，連今日在珍寶閣開口說話的聲音都與這兩日夢境中的一致。

再加上那女子看到他時竟嚇成那般模樣，要說這當中沒有古怪，誰信？

沈皓行唇角笑意漸凝，很好，他倒是要看看，趙府背後究竟是誰，竟敢將手伸到他面前來！

他連續兩日排查過一切能夠接觸到的東西，可那夢境還在繼續，手段用的倒是極為新穎，只是未免小瞧他了，不過一個黃毛小丫頭，當真能迷了他不成？

沈皓行神色陰鬱地望著遠處，指節只是稍加用力，紅色的花汁便順著指縫一滴一滴落在青石板上。

CRESCENT